

(香港) 黃易

◎ 玄幻系列之

# 寻秦记

壹



华艺出版

黄易作品集①

董易作品集·玄幻系列

寻秦记

第一册  
二至四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秦记/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3-X

I. 寻…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2745号

# 寻 秦 记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码100010 电话66736751)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850X1168 1/32 87.25印张 2185千字

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

ISBN7-80039-753-X/I•661 定价: 138.00元

◎ 玄幻系列

寻 秦 记

〈卷一〉

香港·黃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时空机器”是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神秘武器，它能让人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或未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时空机器却是一个谜团，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的存在。不过，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研究这个问题，希望有一天能够揭开这个谜团。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因煞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尖叫声在全城最热闹的“黑豹酒吧”门前响起。

属于军方特种部队，被誉为精英里的精英的第七团队的军用吉普车倏然停下。

欢叫怪笑声中，项少龙和三名队友抓着门沿，飞身跃下车来。经过了在戈壁沙漠三个月艰苦的体能和战术集训后，难得有三天假期，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怎对得住生自己出来的父母。项少龙今年二十岁，因长期曝晒的黝黑皮肤闪耀着健康的亮光；他或者算不上是英俊小生，可是接近耐米的高度，宽肩窄腰长腿，没有半寸多余脂肪坚实贲起的肌肉、灵活多智的眼睛、高挺笔直的鼻梁、浑圆的颤骨、国字形的脸庞，配合着棱角分明的嘴旁那些充满对女性挑逗意味的懒洋洋笑意，实在有着使任何女性垂青的条件。

刚要拥进室内，一阵混乱之极的物体坠地和鼓掌喝骂声中，先他们一步来的队友小张和蛮牛两人给扔了出来，横七竖八倒跌门外，呻吟着要爬起来，可是这在平时虽是非常简单的动作，此刻对这两个特种部队的精锐来说却非常困难。

四人色变，冲前扶起两人。舞阳郡守陪大司空入内殿深谢，且许额生肉瘤的犀豹骇然道：“有多少人？”

这一句话大有道理，小张和蛮牛与他们同属第七特种团队，乃由全军精挑出来接受训练的精锐部队，专门应付各种最恶劣的情况。

况，例如反恐怖活动，进入不友善国家进行刺杀或拯救任务、保护政要等等。

训练包括了对各种武器的运用、徒手搏击、体能耐力、旷野求生、各种间谍的技巧，总之是要把他们训练成超人。等闲十来个壮汉也难以伤他们毫发。

不过他们亦是其他部队嫉妒的对象，那些好事分子均以打倒第七团队的人为荣。所以假日花天酒地时，闹事打架乃例行节目，只不过像这次给人轰出来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小张这时清醒了点，张开了被打得瘀黑的眼睛，一见扶起他的是项少龙时，大喜道：“龙哥快给我们出这口鸟气！”

部队里人人都尊称项少龙作龙哥，不是因他年纪大，而是因为他是队里的首席神枪手、自由搏击冠军和体能最佳的英雄人物。

蛮牛喘着气指着酒吧内道：“是八四一部队的教官黑面神，竟斗胆挑惹我们的冰霜靓女。”

四人一起勃然大怒，冰霜美人郑翠芝是他们团队指挥的美丽军机女秘书，在他们尚未有人追求得手时，怎容其他部队沾手染指？

项少龙想起打架便手痒，挺起胸膛喝道：“扶他们进去让小弟表演一下身手！”领先大踏步进入酒吧里。

宽敞的酒吧内烟雾弥漫，人声音乐声震耳欲聋，占了一半是军队和保安来胡混的人，还有外国人，普通人只有三十来个，闹哄哄的，气氛热烈。他才现身门处，酒吧立时静了下来。

身材魁梧结实的黑面神和十多名其他部队的战士身穿便服，和几名穿得性感惹火的女郎倚着长水吧喝酒调笑，冰霜美人郑翠芝给黑面神搂着小蛮腰，见到进来的是一向不大理睬她的项少龙，故意把惹火的身体挨到黑面神去，还吻了他的脸颊。

黑面神看到项少龙，眼睛亮了起来，手往下移，摸上郑翠芝

的盛臂，大力拍了两下，笑道：“一个对一个，还是一起上！”

军队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打便打拳头架，除非深仇大恨，又或火避了眼，否则不会动刀子或破酒瓶等一类杀伤力较大的东西，以免闹得不可收拾，给宪兵逮捕惩处。

项少龙先环视酒吧内的形势，发觉上次兜搭不成的酒吧皇后周香媚正和几名男女坐在一角的台子处，含笑看着他，雄心大振，纵容笑道：“对着你这种角式，我什么都无所谓，悉随尊便。”

酒吧内不论男女一齐起哄嘲笑，推波助澜，气氛炽烈沸腾至顶点。

小张移到他旁，低声警告道：“小心点！这小子很厉害。”

不知是谁怪声怪气尖叫道：“有人怕了！”

好看热闹的旁观者笑得更厉害。

蛮牛也走过来低声道：“黑面神后面那两个人是本地洪馆最辣的两个冠军拳手，他们今次是有备而战，全心落我们的颜面。”

项少龙早留意到两个一身凶悍之气的人，“观察环境”是特种部队七大训令的第二项，第一项就是“准备充足”，第三项是“保持冷静”，这正是现在他要做的事，低声吩咐道：“叫他们袖手旁观，我有信心单独解决这三个人。”

这时黑面神脱掉西装上衣，交给了冰霜美人，踏前两步，冷冷道：“项少龙！我忍你很久了，上次你在野猫卡拉OK 打伤了我们十多人，今天我便和你算算旧帐。”

项少龙教五名战友分散退开，他踏前两步，来到黑面神前四步许处，满不在乎地向酒保叫道：“给我来支鲜奶，让我教训完黑面神后解渴。”

这两句话立时惹来哄堂大笑。”

黑面神的人叫道：“这小子要使出吃奶力气了。”

黑面神向左一晃，使了个假身，下面阴阴地踢出一脚，照着项少龙小腿上五寸下五寸处踢去。

项少龙往旁一移，轻松避了开去。众人见终于动手，不论男女，齐声喝叫，煽风点火。

黑面神一声大喝，闪电抢前，进步矮身，双拳照胸击来。

项少龙再退一步，避过敌拳。众人见他闪躲不还手，齐声嘲弄，黑面神那边的人更是大声辱骂。

黑面神以为项少龙怕了他，更是得意，曲突中指成凤眼拳，乘势追击，箭步标前，一拳往他鼻梁捣去。

项少龙心叫来得好，待拳头离开鼻梁只有寸许时，整个人往后飞退，就像被他一拳轰得离地飞跌的样子。

众人更是如痴如狂，大叫大嚷。

蛮牛等自然知道打他不着，正奇怪为何他只避不攻时，这小子连退六步，往下一仰，竟倒进了坐在椅上的酒吧皇后周香媚的怀里去。

周香媚吓得尖叫起来。

项少龙一声大喝，身子一挺，右手乘机在周香媚高耸的酥胸摸了一把，借腰力弹了起来，炮弹般俯身往黑神迎去，不理对方两手握拳往他背上猛击下来，头颅刚好顶在对方小腹处。

黑面神还未有机会击中项少龙，对方头顶处传来一股无可抗拒的庞大力道，使他近一百公斤的身体像玩具般往后抛跌，结结实实掉回舞池的正中处。

酒吧内三百多人一起噤声。

立时由极嘈杂变回极静，只剩下分布酒吧内四角的喇叭传出充满节奏和动感的“乐与怒”响叫声。

项少龙若猛虎出山，往跌得四脚朝天的黑面神扑去。

那两名黑面神请来的职业拳手见势色不对，同时抢出，绕过仍未爬起来的黑面神，分左右迎击项少龙。

战友蛮牛、小张等纷纷喝骂不要脸，却没有动手。

没有人比他们对项少龙更有信心了。战事眨眼结束。

只见项少龙连晃数下，避过敌方攻势，恶豹般窜到两人间，一肘撞在左方那拳手肋下，右手格开敌拳，在左方那人倒地前，给右面那人的小腹来了两记连续的膝撞。

黑面神此时勉强站稳，项少龙已在右面那拳手痛极跪地时，狠狠在黑面神的鼻梁处捣了一拳。

惨嚎声中，黑面神鲜血喷溅，倒入赶过来的翠芝身上，这对男女立时变作滚地葫芦。

项少龙哈哈大笑，指着黑面神方面的人骂战道：“来！一齐上。”

蛮牛等一起追上来，摩拳擦掌。

翠芝爬了起来，尖叫道：“项少龙！你好！我会要你好看！”

项少龙那还有空理她，走到酒吧皇后周香媚处，一把拖了她起来，拉着直出酒吧。

周香媚大嗔道：“你要带人家到哪里去？”

项少龙将她抱起放到吉普车司机旁的位子里，笑道：“当然是回家啦，我怎够钱付酒店的昂贵租金。”

“铃……”电话机响了，周香媚飞到床头柜旁。

受惯严格军训的项少龙立时醒了过来，从周香媚的玉臂粉腿纠缠中脱身出来，拿起话筒。

翠芝清脆的声音传入耳内道：“项队长你尚有十五分钟时间梳洗，宪兵部的装甲车在大门外等你。”

周香媚呻吟一声，呢声道：“好人！快来啊！”

项少龙摸着因昨晚和这孽女大战了不知多少回合落得仍有点倦痛的腰骨，失声道：“你吓唬我吗？打场架又会这么大件事？”

翠芝冷冷道：“谁说和打架有关，是科学院那边要我们体能最好的特种人员去做实验，我见你昨晚那么英勇，体能好得那么惊

人，便向指挥推荐你，指挥已签发了手令哩！”

项少龙哪还不知她在公报私仇，恨得牙痒痒道：“但今天我仍在放假啊！”

翠芝娇笑道：“我的项队长，没有任务才可以放假，军人二十四小时都属于官家的。”

项少龙恨不得把她捏死，嘴上却叹道：“唉！昨晚我这么勇猛，还不是为了你，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呢？”

香媚赤裸裸由被内钻了出来，嗔道：“你在和谁说话？”

项少龙忙向她打个手势，教她噤声。

电话线另一端沉默了片晌，轻轻道：“你在骗人！”

项少龙一手捂着要说话的周香媚的小口，鼓其如簧之舌道：“我怎会骗你，我项少龙日日夜夜都想着你，只是没说出来吧了！你可知道！你……”

翟芝截断他道：“好了！迟些再说吧！最多你只做一天的实验白老鼠，下次我找另外的人去好了。快换衣服。”

“啪！”的一声，挂断了线。

装甲车在守卫森严的科学院大门前停下，项少龙像囚犯般被四名宪兵押了进去，移交给研究所的警卫，立即给带在一问放满仪器似煞病房的地方，接受了全身的检查后，医生满意地签了字，再由护士把他推出房去。

躺在手推床上的项少龙抗议道：“我又不是病人，自己可以走路。”

护士显然对他很感兴趣，边行边俯头笑道：“乖乖的做个好孩子，我不但知你不是病人，还知道你比一条牛更要强壮。”

项少龙死性不改，色心又起道：“嘿！你叫什么名字，怎样可以找到你。”

护士白他一眼，没好气答他。

一重一重的闸门在前面升起，护士推着他深进建筑物内，到了一道升降机的门前。

八名警卫守在门旁，把项少龙接收过去。

项少龙一阵心寒，这究竟是个什么实验？为何实验室竟是在科学院下面的地牢里？

升降机至少下降了十层楼的高度，才停了下来。

项少龙又给警卫推了出去，经过了几重门户后，来到一个广阔的大堂里。

项少龙往四周一看，吓得坐了起来。

只见一个占了高达三十米的大堂另一端以合金制成大熔铁炉似的庞然巨物，矗然现在眼前。

大堂内放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就像一艘巨型太空船的内舱。

百来个穿着白衣的男女研究人员正忙碌地操作着各种仪器。

大堂两旁分作两层，最顶的一层被落地玻璃隔着，另有无数研究员坐在各式各样的不知名电子设备前忙录着，亦有人透过玻璃在对他指指点点。

项少龙糊涂起来，天啊！这是什么一回事？这里那种严肃和大阵仗的气氛，并不是可以说笑的。

一男一女两名研究员来到他旁，男的笑道：“我是方廷博士，她是谢枝敏博士，是时空计划的总工程师马克所长的助手。”

项少龙站了起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至少应告诉我来这里干什么吧！”

那有点像老姑婆姿色平庸的女博士谢枝敏严肃地道：“放心吧！一切都很安全，至于细节，马所长会亲自告诉你。”

方廷博士道：“项队长能成为时空计划的第一个真人试验品，应感到荣幸才对，来！”

项少龙摇头苦笑，无奈随他们往那庞然巨物走去。唉！今天究竟走了什么运道呢？

项少龙躺在一个金属人形箱子里，手足腰颈全被带子箍紧，变成了任由宰割的试验品。

正咒骂郑翠芝，想着实验后如何弄她上手，搂到床上大施挞伐的报复情景时，箱子的上方出现了一个头发花白带着眼镜的老头子，俯视着他笑道：“我就是马克所长，项队长感觉如何？”

项少龙冷哼道：“感觉就像一条被送往屠场的牲畜，还不知那是宰猪还是宰牛的屠场。”

马所长干笑道：“项队长真会说笑。”顿了顿问道：“你对我们民族哪段时期的历史比较熟悉一点？”

项少龙愕然道：“这和做实验有什么关系？”

马所长不高兴地道：“先回答我的问题。”

项少龙大叹倒霉，只想匆匆了事，想了想后答道：“我对历史知道不多，不过最近看了‘秦始皇’那部电影，对他的阿房宫和放纵声色的生活非常羡慕，又看了几本战国和秦始皇的书……”

马所长不耐烦地道：“嘿！这就行了，就是大秦帝国，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一年。”然后又再在白袍襟领的对讲机把年分重复了一次。

项少龙愕然道：“我的天！你在说什么？”

马所长兴奋起来，老脸泛光，伸手下摸了项少龙的脸颊，微笑道：“朋友！你也不知多么幸运，竟然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返回过去的人。”

项少龙不明所以道：“你……”

马所长根本没有兴趣听他的话，激动地道：“你有没有看电视上那叫‘时光隧道’的片集，你看！眼前的就是伟大的时光隧道，这再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事实，很快我就会改变人类对时空的所有观念……”

项少龙躺在箱内，当然什么都看不到，用力挣扎道：“不要说

笑了，告诉我到这里来究竟是做什么实验？”

马所长兴奋不减，滔滔不绝道：“待会你便会被送进时间炉里，只要我按动一个钮子，装在炉底的氢聚变反应炉会在三十六小时内，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在炉内的热核里产生一个能量的黑洞，破开了时空，那时磁场输送器会把你送回公元前的世界里，你说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

项少龙冷汗直冒，看着这位和疯子没有什么分别的科学狂人道：“你不是在说笑吧。”

马所长道：“当然不是说笑，我已成功把十二双白老鼠、两双猴子送回过去，又安全无恙地把他们带回来，只可惜他们都不能告诉我是否确实到过那里去过和身处其间的感受。所以才要请军部供应我们体能最好的战士来做实验品，那个人就是你项少龙。”

项少龙魂飞魄散叫道：“我不同意，我要立即脱离军队。”

马所长不悦道：“不要慌张，你只会在那里停留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就像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我只要你记着梦里曾发生过的事。可以注射了。”

项少龙仍在抗议时，有工作人员来给他注射了一筒针药。在他神志渐趋模糊时，箱盖合拢起来，合金铸成的坚实箱子移动起来，穿过时间炉旋开的圆形入口，进入炉内去。实验室所有仪器立即忙碌起来，无数指示灯亮起，动员了近四百名研究员，全神操作和监察着。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逐个小时逝去。

来到了总控制塔的马克所长神色亦愈来愈兴奋，两眼放着亮光。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实验室开始进行由一百开始的倒计时。

“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警报声忽地响起。

负责监察炉内力场状况的研究员惶急的声音传来道：“时间炉

内的力能失常地攀升，请马所长指示是否应立即关闭能源。”

“四十八、四十七……”所有工作人员的眼光全集中在马所长身上。这个一级建筑师只知“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马所长看着显示炉内力场能量疯狂攀升的仪器的读数，额角全是冷汗，犹豫了片晌，颓然挥手，发出命令道：“紧急措施第五项，立即执行！”

蓦地炉内传出闷雷似的响声，接着整个实验室震动起来，强烈炽热的白光随着时间炉的爆裂向四面激射。

没有人来得及呼叫半声时，整座深藏地底的实验室被强裂的爆炸分解成分子，连半点渣滓都没有留下来，当然亦没有人能活命。

“轰！”一声巨响，实验室外的走廊上，一名科学家被巨大的爆炸气浪掀翻在地，他痛苦地皱着眉头，脸色苍白，满头大汗，显然受了很重的伤。

马所长不耐烦地说道：“快点！快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懂不懂？”

“报告所长，我也不知道，但好像跟那个神秘人有关，他好像跟我们实验室的仪器有关系，而且跟那个神秘人有关。”

“神秘人？神秘人是谁？你搞清楚了吗？你搞清楚了吗？”

“我也不知道，但好像跟那个神秘人有关，他好像跟我们实验室的仪器有关系，而且跟那个神秘人有关。”

“快点！快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懂不懂？”

项少龙惊醒后，看到自己躺在一个破旧的木箱上，身上盖着一床破烂的被子。他想起自己是被马疯子关在这里的，于是从木箱中爬出来，来到屋外。他看到自己身处在一个破败的古宅中，四周都是荒草和瓦砾。突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他赶紧藏在墙角处，以免被发现。

项少龙忽然惊醒过来，全身肌肤疼痛欲裂，骇然发觉自己正由高空往下掉去。

“蓬！”瓦片碎飞中，他感到撞破了屋顶，掉进屋里去，还压在一个男人身上，惨叫和骨折的声音响起来。

接着是女子的尖叫声，模糊中勉强能看到一个赤裸的女人背影往外逃走，然后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浑噩昏沉里，隐隐觉得有个女人对他悉心服侍，为他抹身更衣，敷治伤口，喂他喝羊奶。

终于在某个晚上，他醒了过来。

天啊！这是什么地方？

他躺在松软的厚地席上，墙壁挂着一盏油灯，黯淡的灯光无力地照耀着这所草泥为墙、瓦片为顶大约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一边墙壁挂着蓑衣帽子，此外就是屋角一个没有燃烧的火坑，旁边还放满金、炉、盆、钵、碗、箸等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可以见到的原始煮食工具，和放在另一侧的几个大小木箱子，其中一个箱子上还放了一面铜镜。

项少龙一阵心寒。

那疯子所长又说只停十秒钟便会把自己送回去，为何自己仍在这噩梦似的地方，难道真的到了公元前秦始皇的老家来了。

脚步声响起。

项少龙的眼光凝定在木门处，心脏霍霍跃动，心中祈祷这只是实验的一部分，是马疯子摆布的恶作剧，骗自己相信真的通过

那鬼炉回到了古代去。墙上推开了木门，项少龙走了进去。

木门推了开来。

一个只会出现在电影里的粗布麻衣的古服丽人，头扎红巾，额前长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相交，编成了两条辫子。手中捧着一个坛子，脚踏草鞋，盈盈步了进来。

她面貌娟秀，身段苗条美好，水灵灵的眼睛瞄见项少龙目定口呆看着她，吓了一跳，差点把坛子失手掉到地上，忙放下来，移前跪下，纤手摸上他的额头，又急又快地以她悦耳的声音说了一串的话，脸泛喜色。

项少龙心叫“完了”，又昏了过去。阳光刺眼，把他弄醒过来，屋内静悄悄无人。

今次精神比上次好多了。兼且他生性乐观，抛开了这一切，试着爬了起来。

钻出被子，才发觉自己换上了至少细了两号，怪模怪样的古代袍服，领子从项后沿左右绕到胸前，平行地垂直下来，下面穿的却是一条像围裙似的鼻犊短裤，难看死了。

项少龙压下躲回被内的冲动，往上望去，只见屋顶有着新修补的痕迹，记起当日由空中掉下，还压在一个男人身上。

那人究竟是生还是死？自己伤了人，为何那美丽古代少女还对自己那么好呢？

一阵天旋地转，好半刻后发觉自己靠在窗前，紧抓窗沿，支撑着身体。外面射进来的阳光晒在脸上，使他好过了点。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鬼实验出了什么问题？为何自己仍未回去？是否永远都回不去了呢？家人朋友定担心死了，更不用说要在床上对郑翠芝来个大报复了。

只项少龙痛苦得想哭，但想起自己身上被烧伤，身上火辣辣的，天气这么热，有罐汽水就好了。于是他走到厨房，倒了一罐冰镇的。